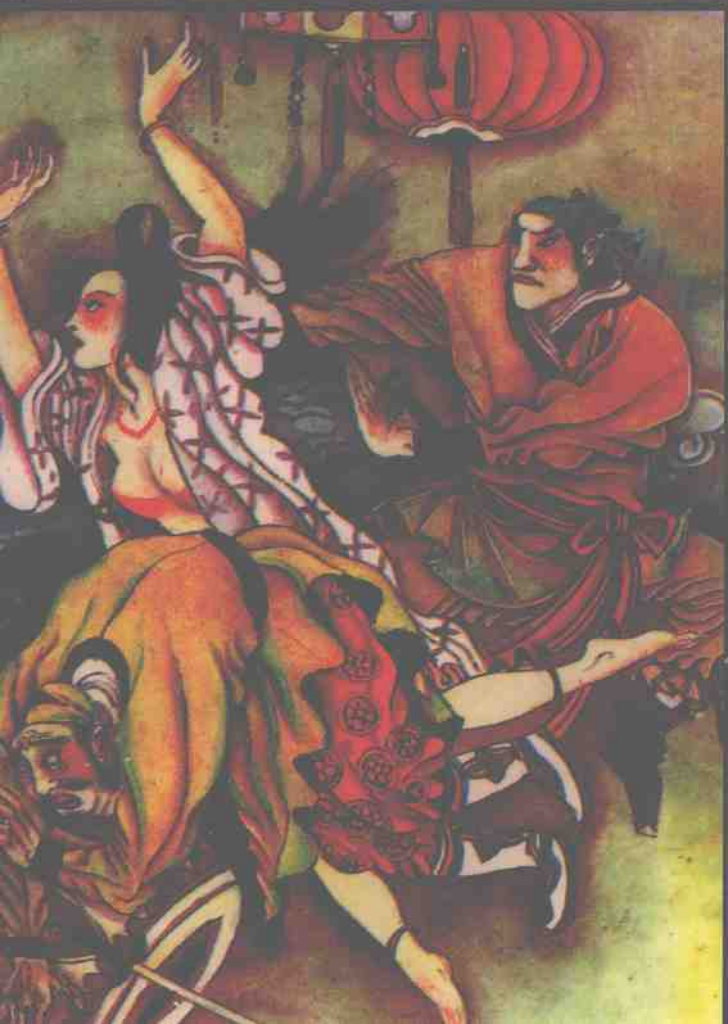


(台湾)司马翎 著

司马翎武侠精品集



翎  
羽  
飞  
飘

司马翎武侠小说精品集

翎羽飞飘  
④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 翎羽飞飘

(全四册)

台湾 司马翎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500 千字  
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:1—10000 册

---

ISBN7—80605—451—O/I·384

定价:38.60 元

## 第十三章 迅 电

野子的短刀，如那地狱来的勾魂使者；猛落之下，已距离李北羽的肩头不及一寸。然而，在这生死攸关之际，我们李大公子竟然还有心情转头，呲牙裂嘴一笑。

野子的心往下沉，随着手上短刀恰恰落到李秃鸟的颈上同时，她人已惨叫飞了出去。

出手的是玉满楼！

他笑了笑，舒活了一下肩骨站了起来。

这端，李北羽也大笑起身，摸摸后颈子道：

“爹的时机可捏得真准……”

玉满楼仰天大笑，将紫气佛珠还给了李北羽，道：

“总得试试功力恢复了几成……”

李北羽伸了一下舌头，苦笑的望着瘫在地上不动的野子，人已边往外走边道：

“这妞儿就交给爹啦——我还得去照顾大鸟他们……”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卫九凤进来的时候，脸色并不太好看。

此时，玉满楼已经拍醒了野子，点了上七处要穴。他

看着爱妻双眉深锁，不禁讶异道：

“风妹——怎么了？”

卫九凤看了野子一眼，轻叹道：

“八大世家的皮谨、贝尔言、右知文三位堡主已死殁于暗刃之下……”

玉满楼心中一惊，朝野子冷笑道：

“是你们下的手？”

“不错——”野子仰天狂笑道：

“正是我的师父，地狱风使他老人家下的手！哈……玉满楼——今天我虽然失手被擒。嘿、嘿……我师父会替我复仇的……”

随着一阵狂笑，那野子后领中一只甲虫爬出，钻出了帐外而去。

而帐内，野子的狂笑戛然断于死亡之中！

玉满楼双眉一挑，欲言又止，只是注视半晌，复一轻叹摇头。

卫九凤轻往前一步，皱眉道：

“另外，还有一件事——”

玉满楼回头道：

“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“建高台——”卫九凤皱眉，声音有了一点颤抖：

“前方，骆驼的阵营中正架建一座高台……”

玉满楼双眉跳动，已然心下有几分明白。

那卫九凤双目泛泪水，紧握玉满楼的手，颤抖道：

“楼哥——我怕……”

玉满楼安慰的抚着爱妻的头，轻声道：

“别担心——别担心——儿孙自有儿孙福……”

“嘤”的一声，卫九凤已伏在玉满楼的胸上低泣。她知道，为了武林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她的丈夫绝不会因为独子的生命而放弃！

因为，自己的儿子是命，别人的儿子呢？

玉满楼安慰的拍拍爱妻的背，眼中，隐藏着丝丝无奈。他想着，天儿，生死由命，别丢玉风堂的脸……

☆ \* ☆

☆ \* ☆

☆ \* ☆

杜鹏长长吸一口气，把骂人的话全吞回肚子去。这夜半游水可真他奶奶的有情调之极。他皱眉，苦着脸望望身旁的蒋易修和喜美子、玉珊儿。

玉珊儿轻轻一叹，道：

“快乐点，做人别太计较——”

人家姑娘都这么说，自己能怎样？尤其这话是出自玉大小姐的口。

蒋易修凑了过来，指指那艘特大号的龙王舰道：

“哥哥我和喜美子上那儿，其余的给你们负责——”

杜鹏“惊叹”道：

“真有你的脸皮厚，两个人料理一条船，要哥哥我和玉

大小姐负责这百来条龟孙子……”

“忍耐点吧，杜鹏哥哥——”喜美子微笑道：

“洞庭湖的好汉也不会闲着啊——”

可不是，眼前已见近百条的汉子浮游了过来，每个人头上都顶了一包东西，上下波动着。

杜鹏朝当先一个轻喝道：

“来的可是洞庭湖的弟兄？”

“是——”那汉子犹能在手中抱拳道：

“小的正北寨吴昌，带领北属六寨弟子前来共襄盛举……”

“好啦、好啦——”杜鹏摇头道：

“文绉绉的话只会折杀自己人，办正事要紧！”

“是——”吴昌应道：

“洞庭弟子已然准备好了——”

杜鹏点点头，道：

“那就走吧！”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龙虎合盟并不是没做准备。

第一圈，最外头的就是用一排排的木头系住城墙，做成阻绝设施。这点，就需要我们大鸟的那把刀。

绳缆，是极粗的柏山藤所捻成，若是一刀砍下力道不够，锋利不足，立即会引动响铃，造成敌人的警觉。

洞庭湖之所以等到今夜才攻击，等的也就是杜鹏这把刀。只见，我们杜大少爷深吸了一口气，刀举过头，卖力挥下，刀快、猛，如那夜空闪电劈地。

刀锋拍水，绳已断；水珠，犹溅得众人面痛。

“好个杜鹏一刀！”蒋易修不得不叹道：

“吃奶力果然可观……”

“去你的——”杜鹏苦笑，当先游往缺口过去。众人相视一笑，亦纷纷尾随。

第二道防卫，便是一排木筏上坐了镇守的汉子。

杜鹏望向喜美子，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。喜美子一笑，自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来。只见，那油纸包在喜美子手中撮着、撮着，不久，立时有一团烟雾冒出，而且，越来越盛。

玉珊儿点头笑道：

“这扶柔忍术果真能呼风唤雨……”

喜美子一笑，手上用力更猛；忽的，将那纸包扬向半空，便下落同时已是雾茫茫一大片，将这片湖域遮住。

喜美子喘一口气，额上已俱是汗水。蒋易修安慰的看了她一眼，向杜鹏、玉珊儿打了个招呼，便往前潜了过去。

杜鹏苦笑，朝吴昌道：

“乖乖的在这儿别动，哥哥去就回来……”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玉珊儿接近第一艘木筏时，只见上面三个汉子正叽里



咕鲁抱怨着：—

“什么鸟天气，起这没来由的雾——”

“真有你的诗意——”第三个脸白净净的汉子道：

“有酒没女人，真他妈的是天下煞风景的事——”

“怎么没有？”三人身后，一道娇笑的声音。

那白脸汉子一惊回头，只见一位俏佳人全身湿淋淋的巧笑在背后。

当下，三个男人半点儿欢欣的心情也没有。来的美人虽然衣裳叫那湖水一浸已是体态毕露端的是玲珑有致。只是，这女人的武功未免也太可怕了。

多了一个人在身后，不但自己三人毫无所觉，而且连这木筏也没动一动。就这点，只怕已大大的不妙。

玉珊儿立时说明了他们这个想法完全正确。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钱实来的鼻子一向很灵。当他闻到血腥味时不禁皱起了眉头。一旁，那个叫大公鸡的汉子讶道：

“钱老大，你皱什么眉头啊？昨晚输钱啦？”

钱实来皱眉道：

“血腥味……”

“血腥味？”大公鸡吃吃笑道：

“钱老大——我看你闻到的是处女的落红吧……哎呀。”才说一半，人已叫了起来。

因为，眼前这浮来好几具尸体。

数数，竟然飘有十八具之多。

大公鸡吞了一口口水，颤声道：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……？”

钱实来脸色大变，道：

“今夜的水流是南流对不对？”

“是……是啊——”大公鸡颤声回答：

“那……又怎样？”

钱实来望着浓雾苦笑道：

“而……我们又是最南的一艘木筏是不是？”

“老……老大——”大公鸡吞口口水道：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身旁，有个人轻笑接道：

“他的意思是，你们是最后的一艘——”

钱实来和大公鸡大喝回头，只见一道彩虹自雾中划来。

彩虹无锋，是剑鞘！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九田一郎微笑的接获地狱风使传回的消息。很好，八大世家去掉了三个辣手人物；对于在陆上领兵的宣九九大大可以减轻压力。

九田一郎朝身旁的陈英雄道：

“野子呢？怎么到现在消息还没传回来？”

陈英雄恭敬道：

“属下立刻派人去探查……”

九田一郎点点头，道：

“也好。最少，玉楚天落在骆盟主的手中大可以抑制玉满楼的行动……”

陈英雄一抱拳，正要出去，只见一名汉子急步而入，朝九田一郎恭敬道：

“启禀盟主——岸上黑旗武盟传来了消息，那高台已经建好，玉楚天和宇文湘月已经被绑了上去……”

“哈……”九田一郎大笑道：

“很好——”

陈英雄讶道：

“骆盟主将玉楚天和宇文湘月展露出来，不怕玉风堂派人去劫嘛——？”

“不会！”九田一郎冷笑，双目精光暴射道：

“上高台的梯架已毁——而且……”

九田一郎得意道：

“那木台柱子早已涂满了桐油之类的易燃物——就算玉满楼三头六臂，哪能来得及阻止火势上延？”

陈英雄佩服道：

“这莫非是盟主所设计的？”

“不错！”九田一郎双目炯炯发光，沉声道：

“这正是甲贺谷‘风魔之子’处判背叛者的方法。一切

烧成灰，让风给带走！”

陈英雄不由得身子一颤，好狠。死后连骨灰也无存！

九田一郎冷嘿一声，道：

“快去查查野子的消息吧——”

“是！”陈英雄一抱拳，立即往舱门外而去。就在他跨出第一步的同时，震天面起的爆炸，以及半空电闪的刀光同时而至！

九田一郎的眼皮子跳动了好几回，他没动，就看着陈英雄退了好几步，带着死亡摔回舱内！

门外，满潮的炸声如除夕炮竹，连番响个不停。

蒋易修和间间木喜美子已然站到了眼前。那同时，白虎三绝杀已围住了两人。双方坚持对视了片刻，九田一郎方重重一哼道：

“很好——”

喜美子很冷静的抽出刀，淡淡道：

“你知道，无论逃到了哪里，我总会找到的……”

九田一郎嘿嘿一笑，站了起来往前一跨步，便到了三绝杀身侧，道：

“让这个小女人过来——”

立时，一道空门露出；喜美子也不犹豫，自阵中走出和九田一郎对峙。

九田一郎冷冷一笑，朝属下道：

“将那个男的杀了喂鱼……”

便此一句，舱中肃杀之气立浓，全指向我们蒋大员外。蒋易修计算了一下，除了三绝杀这三个家伙外，舱里老老少少加起来也有二十六、七个！真倒霉，怎会干上这么大的阵仗？

船外，湖的四处俱已是火光与杀声共响。显然，洞庭湖王云奔日已然展开了行动。

蒋易修的原则之一是，不甘寂寞。亲朋好友正打得过瘾，自己岂可以偷懒？

所以，彩虹自手上起，划分生死两界！

另一方面，九田一郎的手也已搭上了刀柄，冷目对视喜美子道：

“来啊——你不是要报仇吗——？”

喜美子的手有点晃动，那是因为九田一郎身上的气机太过浓烈，叫人不由得惊心。她长吸一口气，猛然暴喝一声，往那九田一郎挥刀罩到！

九田一郎冷笑，亦暴喝出刀；立时，只见两道青虹交错；各自又立一回身，再出刀。第三回，喜美子倒翻，自扫向九田一郎足部。

九田一郎冷笑，人一扬，自半空飚然而下！

喜美子一咬牙，沉住心；胜负便此一举。只见，她身子一扭，赫然奋力而出的便是飞燕斩法！

飞燕斩法，斩尽天上飞燕！人呢？

九田一郎冷笑，柳生家的不二门必杀技已自半空变化

落下；立时，便见其中一个得血溅当场。

喜美子突然觉得不对，因为，九田一郎的力道较自己为猛；更可怕的，刀身较自己为长！

那佐佐木小次郎不就这样败在宫本武藏的手下？

窗破、人入，急至的是两流芒的刀光。

二刀流！

宫本武藏的二刀流！来的便是兵本幸。

九田一郎心中一惊，反应中，身子一转，已然全力横扫向来人。双刀架起，齐断！

九田一郎这一刀的威力足可震古烁金。以兵本幸的冲力和双刀阻挡的威势，依然阻不住九田一郎这一刀断破他手上双刀切入腹中。

兵本幸大笑，双臂扔刀反抱九田一郎的刀身大叫道：

“兵本幸早该切腹，延至今夜得偿——”

九田一郎大惊，心知不妙已是晚了一步。只痛觉背上叫那喜美子的一刀穿透！

九田一郎惨痛暴叫，双目尽赤；一放手上长刀，反手探出一柄短刀倒打，便如闪电奔向喜美子心口！

其速之快，其距之近，天下已无可解！

蒋易修已摆倒了那二十来个毛头，此时，正叫白虎三绝杀困住缠斗。斗见喜美子生死边缘，不由得惊呼。他的心，却沉入冰窖。

这九田一郎拼了最后一丝力气的反手倒打，天下绝对

没有人可以解得开！

李北羽也不行。

不过，我们李大公子却可以让那短刀稍微偏了一偏。就算一寸，也足以将人由死门关前拉了回来。

翎羽出，毫如雾，梗移刀！

九田一郎死的真不甘愿。

真的，因为李北羽并不是用羽梗来挡住刀身的去势，而是“扶”了一下。如果，羽梗迎刀，梗必断而刀势依然。

可恨的李北羽，用的方法竟然是在刀身的下方轻轻抖了一下，让那锋尖的指向不是心口，而是左肩！

李北羽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伸手拍了拍九田一郎的肩道：

“下辈子挑个平实农家投胎的好，免得……”

又是一叹气，住口不语。

万历四十一年，四月三十，夜。兵本幸大笑得偿心愿而死！

万历四十一年，四月三十日，夜。九田一郎大怒，据说是被李北羽两叹之间的那句话气死！

李北羽望着九田一郎和兵本幸已然气断犹不倒身苦笑。有人笑而去，有人怒不瞑，人生——

他望着窗外，火光刀杀之声四溢。正叹气，只闻蒋易修大喝：

“全给哥哥我放下刀——”

接着，“叮、叮”三响，那白虎三绝杀果真听话的抱臂

面退，颓然坐地。

蒋易修也不管他们，立时抱住喜美子道：

“你……你怎样了？”

“很……好——”喜美子一笑，看着蒋易修帮她拔出刀，止血；同时，立即由怀中取出疗伤圣药来敷上。

这端，李北羽见那白虎三绝杀武功已被废，转向蒋易修淡笑道：

“走吧——看看各处亲朋好友的战况如何——”

蒋易修一犹豫，望向喜美子，只见她一笑起身道：

“别为我担心，你的朋友还忙着呢——”

☆☆☆

☆☆☆

☆☆☆

骆驼看见康东望和贺龙两位长老出现在面前时已知不对。那只代表一个意思，云奔日重掌了洞庭湖的势力。

果然，立时到来的子时，洞庭湖上连声价响的爆炸声，只见一片火光所及，俱是龙虎联盟所控制的舰队。他心中虽惊，然而，高台上的玉楚天和宇文湘月尚足以保证黑旗武盟不至于会败得多惨。

况且，和玉凤堂、丐帮之间的交战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他心下有些不安的，是萧饮泉的下落。到底，他去了哪里？

骆驼沉声，朝刘长手问道：

“萧副盟主的下落依旧没有消息？”



“是——”刘长手恭敬的回答道：

“属下和孙护法已派人尽力追查，尚无任何结果——”

骆驼皱眉，复沉声道：

“湖面一战，看来九田一郎已败——立即加强整顿，准备和玉风堂决战！”

孙飞翘望湖面，讶道：

“盟主如何知……？”

骆驼叹口气，道：

“此时已是寅时，两个时辰来九田一郎连个消息也没传到，可见是凶多吉少……”

康东望在一旁惊道：

“盟主的意思是，那九田一郎可能已经身亡？”

骆驼沉重点点头，道：

“天将破晓。如果今晨一战无法取胜，立即撤回抱琼台总寨……”

这话一出，众人脸上一愕，心中不由得一重。

骆驼环顾众人，一笑，道：

“别担心。最少，以蔚蓝天抱琼台的守势，便是倾天下武林也难攻得上来——”

孙飞点点头，道：

“属下即刻去布置，准备和玉风堂决战——”

一旁，刘长手、康东望、贺龙亦纷纷道：

“属下前去布置……”